

我的一家

根据陶承口述“我的一家”改编



31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35.11

11
电影文学剧本

我 的 一 家

(根据陶承口述“我的一家”改编)

夏 衍 水 华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內 容 說 明

陶承同志口述的“我的一家”，是一个优秀的作品。这本电影文学剧本即根据小说改编而成。剧本保存了原著的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虽然姓名都已更易了。

剧本写了一个普通的妇女陶珍在革命的感召和她丈夫江梅清的影响下，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之后，白色恐怖严重，但陶珍并未被吓倒；她带着三个孩子由长沙到汉口，找到梅清，开始协助他担任管机关的工作，他们的长子小理安也担任了交通。后来梅清牺牲，陶珍十分悲痛，但是她这时已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了，她忍着悲痛；带着孩子们到上海去，找到了党组织，又投入了工作。为了工作，她不能和两个大孩子见面，陶珍服从了工作的需要。最后，理安被捕了，陶珍也被捕了，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们忍痛装作互相不認識。陶珍以最大的毅力忍受了儿子牺牲的悲痛。在监狱里受了几年折磨，直到抗日战争开始，陶珍才出狱奔赴延安。

剧本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家人坚强的革命精神，为了党的事业奋不顾身的优秀品质，也表现了他们父母子女之间朴素动人的关系。

我 的 一 家

夏 衍 水 华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69号

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张14·字数：39,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150册 定价：0.17元

统一书号：10061·173

片 头

春光明媚，鳥語花香的季节。

以“社会主义好”为基調的民族音乐伴奏，欢愉融洽的調子。

一个刚能走路的小女孩迎着镜头奔来。很快地轉到一个“合家欢”的画面。一家人：

陶珍——六十四岁的老太太，硬朗，但已滿头白发。

正紋——四十六岁，机关干部。

小鶴——三十七岁，干部。

正紋的丈夫——五十岁。

正紋的长女——二十二岁，航空学院学生。

正紋的次女——二十岁，女学生，穿西式衫裙。

正紋的儿子——二十岁，軍人。

小鶴的爱人——二十八岁，知識分子。

小鶴的儿子——九岁，紅領巾，穿儿童海軍服。

小鶴的女儿——即奔向镜头的小女孩。

整洁的客堂間，陈設簡朴，桌上花瓶內插着一束鮮花。陶珍坐在中間沙发上。她身上依靠着小鶴的儿子；正紋的女儿站在她后面；小鶴的女儿奔向祖母，坐在她膝上。小鶴正在一架自动照相机前对焦点，大家的視綫集中，准备拍照。

窗紗随着春风飘进画面。“我的一家”字幕出現，以后是职演員表。……

“合家欢”拍完，大孩子們散开，唯有小女孩还纏着祖母，鬧着还要拍照。她的媽媽向她指着大孩子們正在仰望挂在壁上的旧“合家欢”，小女孩这才奔了过去，伸着小手要拿照片。

孩子們拿下鏡框，大家爭着看。他們看到奶奶、爸爸年輕時的照片，互相耳語了一陣，帶着崇敬的心情跑向奶奶，小鶴的九歲的兒子在催着奶奶講故事。（字幕隱去）

字幕完畢後，音樂繼續着。

慈祥的奶奶瞥了孩子們一眼，她在幸福的气氛里回憶起以往的生活，開始講故事。

序 曲

音樂換了一個調子。這是一支古風的、牧歌情調的、多少帶有一點哀調的曲子。

陶：“我兩歲上就沒了爹娘，是干娘把我帶大的。辛亥革命前一年，我十六歲，干娘就叫我出嫁……”

（溶入）

陶珍十六歲，還帶着稚氣的臉上淌着眼淚。干娘給她梳好了頭，給她戴上一頂鳳冠。

（音樂轉為以中國舊式結婚時用吹鼓樂為基調的曲子）。

鏡頭拉開，一群人（四五個）催擁着陶珍上了花轎（也只是在舊式的轎子上面扎上一點紅綠彩綢而已）。轎子被抬走。

（溶入）

新房里。陶珍坐在床上，紅燭搖晃着，喜娘走開了，一個青年的背影走近她，陶羞怯地抬頭。

江梅清，比她還小，這一年才十五歲。一個俊秀、瘦弱的青年人，留前“劉海”，穿着不稱身的袍子馬褂。

（旁白）“他比我還小一歲，還在長沙第一師範念書；他也是父母雙亡，由祖母養大的。”（推到江梅清特寫）“那時候他和我一樣，什麼也不懂，還是孩子氣……”

梅清把陶珍的鳳冠除下，放好，慢慢地坐在她旁邊，臉

上露着稚气的微笑。

(溶入)

夜間，陶珍在保險燈下刺繡，梅清伏案讀書。

(溶入)

春天，他們的院子里，陶珍在竹竿上掠着衣服。梅清從外面回來，摸出一個小紙包，來逗她；她要看，梅清故意不給她，小夫妻爭奪；梅清打開，一雙小孩鞋子；陶珍羞得背轉了臉。

(溶入)

冬夜。梅清和兩個青年人在談話(其中一個，即張浩)，似乎在爭論。陶珍拿一件衣服給他披上。(推近)梅清桌上幾本“新青年”、“解放與改造”等。(搖)陶珍回過去，到床邊，一個小孩已經睡着了。

(溶入)

陶珍提着一口箱子，送梅清出門，身邊是三個孩子：理安十三歲、正敘十一歲、小鶴三歲。梅清親了他們一下，揮手向他們告別，提着箱子，走了。

(旁白)(從陶珍刺繡的時候開始)“多謝老天爺給了我一個稱心如意的丈夫，他是一個很有才學的人，可是，對我這樣一個人，一點也不嫌棄，他還教我念書，識字。家裡窮得很，可是過得很愉快。他畢業了之後就去教書，認識了許多朋友，他們討論國家大事，有時爭論得很厲害。一九二四年，他離開了家，他說 是為了尋找真理。(嘆息似的)日子過得真快，那一年，我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

(溶入)在龍家大屋前的塘邊，三個孩子在捉蜻蜓。小鶴差一點掉進水里，理安一把將他抓了起來，狠狠地教訓他；小鶴要哭了；陶珍出來，哄着三個孩子回去。理安和小鶴等三人的特寫。

隔着池塘，离开几十步外的公路上，一队兵士走过。

（旁白）“日子过去了，孩子们长大了，我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在变化。我带着孩子苦苦地过了两年。忽然有一天，我从街上回来……”

这是七月中旬，天气很热。

音乐至此淡出。

第一章

（溶入）陶珍在街上，忽然站住，往前看。又向前走了几步。通过她的背影，可以看到：巷口全叫人堵住了。她走到人群后面，踮起脚来看。

大街上人很多：大队穿着短衣、卷着裤腿的农民在跑着；还有拿着小旗子的工人；农民手里拿着梭标，昂首前进；学生们兴高采烈在演说。

街面上的商人、掌柜的，有点怕，但也好奇地望着。有人跟着鼓掌。

陶：“这里怎么啦？”她向旁人问。

路人：“你还不知道？北伐军进城了。”

另一个人附和：“这下子，穷人可翻身了，你看……”

一个学生在宣传：“革命军进了城，日子好过了，生意好做了，……帝国主义、北洋军阀，都要打倒！”

陶珍被人一挤，退到一家米店门内。她有点胆怯，米店老板笑着：

“大嫂，进来坐。”

陶珍夹紧包袱望前挤出。忽然，有人喊：“让开，让开！”一些挑担、提桶的人冲过来了，陶珍被卷在人丛中。

一队士兵经过，背着斗笠，穿着短裤；还有“鸭尾巴”

头发的女兵。几个农民和士兵并着走，显然是响导。帮士兵挑军器和辎重的农民。

群众给士兵喝开水。女兵散传单。陶珍起初不敢拿，看见别人拿了，也接过一张。

她正想念一下那张传单，被后面的人挤着走了。前面一大群站着听演讲，她抬头看，一个穿长衫的人在讲话，很象梅清。她眼睛一亮，挤上去，挤到正面，一看，原来不是梅清，但有点象。

这个人说：“吴佩孚、赵恒惕，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官僚、买办、土豪……”

陶珍看见一群小学生唱着歌挤进来。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

带头的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剪了发的女教员（陆老师）。理安也在里面。陶珍想挤过去，可是不行，只能喊：“理安！理安！”

她的声音被群众的声音淹没了。

她好不容易挤出来，往回走，想起了什么似地跑进肉店，买了一点肉。回去。

（溶入）

陶珍家。她正在厨房烧菜，正纹歪着头问：

“妈也，爸爸会回来吗？”陶看了她一眼，无言。正纹继续问：“爸爸也是革命军？”

陶：“别烦了，去照管弟弟……”

正纹：“你说呀，爸爸是革命军？”

陶看着她，点了点头。正纹高兴地跑到前面屋子去了。陶珍又陷入沉思。

街上远远的锣鼓声。

前面屋子里，小鶴把理安的一本練習簿撕碎，理安的一個紙板做的手工匣子也給他弄壞了。正紋大叫：“啊喲，你……”

小鶴拿了匣子就跑，正紋去搶：“小弟，你不聽話……”

小鶴躲着和她捉迷藏，正紋追他不到，急得大叫：“媽也……小弟又胡鬧了……”

陶珍的聲音：“慶。”

小鶴學她的樣子，正紋急得要哭了。

這時候，陶珍搬了菜飯上來，看見這種情況，喝止了小鶴，對正紋：“啊喲，這麼大了還哭……”

忽然，門開了，理安滿頭大汗，奔進來：

“媽媽，爸爸回來了。”

大家一怔。陶珍：“你說什麼？”

理安：“爸爸回來了，我看見他在總工會……”

正紋揩干了眼淚，跑過去。

陶珍：“你看錯了……”

理安：“不，我跟他講了話。爸爸說，回去告訴媽媽，晚上回來。”

正紋擠上去：“爸爸是革命軍？”

理安：“沒有穿軍裝，他在總工會……”

陶珍：“理安，孩子可不准講假話！”

理安有點生氣：“噢，你不相信，他還抱了我呢……”
看見桌上的飯菜，想到肚子餓了，“啊，我餓壞了，”拿起碗來盛飯，“媽，人真多啊，大家喊口號……”

正紋拦住他：“等等，等爸爸回來一起吃。”

陶珍：“他說，回來吃飯嗎？”

理安已經在吃了：“他沒有說……”

陶珍：“好吧，你們餓了，先吃吧，給他留一點。”拿空

碗給梅清留了一点菜，眉宇間流露喜色。

正紋一边装飯，一边逗小鶴：“媽也，小弟不認識爸爸，爸爸来了不会理他……”

陶珍看見三个孩子吃飯，自己忘了吃飯，有一点茫然。正紋繼續逗小鶴：“爸爸来了，不理你……”

陶珍低声地：“別煩了，誰知道爸爸回来不回来呀！”

門輕輕地推开，江梅清閃了进来。理安忽然站了起来，正要叫，梅清用手势制止了他，然后，有意作弄陶珍，学她的口吻：“誰說我不回来啊！”陶珍吓了一跳，回头来，惊喜交集，“啊哟”一声，下面說不出話来了……两个大的孩子奔过去了，小鶴有点怕，可是梅清摸了摸理安和正紋的头，就把小鶴抱了起来，說：“这小家伙不叫我，不認識了？唔，……”用胡子扎了他一下，小鶴用手挡住脸……

陶珍望着梅清又瘦了一点，胡子不剃，那件竹布长衫已經很旧了，而且滲透了汗水。小鶴拔了一下梅清的胡子。梅清做了个鬼臉。

陶珍：“梅清，你变多了。”

梅清：“变了？”放下小鶴，两只手按在陶珍的两肩上，“也让我看看，唔，你还是那样好看！”

陶珍：“你的心，也变了。”

梅清：“是嗎？世界变了，大家都得变。你也变一变，好不好？”

陶珍：“我……”輕輕地搖了搖頭。

梅清：“不，不是变坏，是变好。变得革命一点，懂嗎？”忽然想起似的，“理安，拿把剪刀来。”

陶珍：“干什么？”

梅清对理安、正紋：“来呀，給媽媽变一变……”

正紋先找到了剪刀。

梅清接过剪刀，对孩子们：“给妈妈剪个革命头，好不好？”

理安首先赞成，陶珍要抗拒，被理安和正纹顶住了，梅清给陶珍剪下了头发，小鹤大笑……

正纹叫：“看啊，妈妈当女兵了……”

陶珍又急又羞，推了梅清一把：“啊哟，你真是……”跑到镜子前面去看了一下，佯怒，“这怎么见得人哟！”

梅清：“怎么见不得？你看，多时髦！”

陶珍（似怨似喜）：“你呀，你一回来，全家就别想安静了。”

梅清又逗她：“噢，你要安静？那么我走……好不好……”

正纹信以为真，一把将爸爸抱住。

陶珍啐了他一口，解嘲地对理安：“给爸爸盛饭！”一边，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梅清：“我吃过了。小妹，倒杯水给我。”一家团坐下来。正纹把一杯茶递给他爸爸。

（淡出）

（淡入）音乐。

（旁白）“梅清回来了。这一年，长沙变了，世界变了，人心也变了；我的一家也变了一个样子，梅清更忙了，成天成晚不在家……”

总工会门口。纠察队。工人们进进出出。

梅清和一些工人在谈话。

大街上，一队革命军押着几个戴高帽子的土豪劣绅游街。

郊区的群众场面。一个老农民一只手挥着烟管，在演说，人们鼓掌。梭标林立。

码头上，几只帝国主义的兵舰开走了。群众欢呼。

理安带着一队（六七个）儿童团，在街上巡邏。

（旁白）“叫人頂不放心的，还是理安这个孩子；他書也不念，整天上街和那些闊人的孩子們打架……”

轉眼到了秋风落叶的季节。

理安和四五个儿童团员，拦住了两个闊人的孩子。理安双手插在腰上，問：“你方才說什么？”

孩子甲：“沒有說什么。”

孩子乙（調皮地）：“我唱歌。”

另一个儿童团员問：“唱什么？”

孩子乙：“男女学生一头睡，养个儿子糾察队！”

理安大怒，一揮手，几个儿童团员一拥而上，扭打。

（溶入）

一个女人指着陶珍，怒冲冲地：“你管不管孩子？你們野猴子尽打人……”

理安要爭辯，陶珍拦住了他，向对方道歉：“好好，我不讓他出来就是了……”

女的走了。

正紋和小鶴从后面出来；看見媽媽生气，站住了。

陶珍回过头来：“你，明天不准出去。”

理安生气了：“为什么？”

陶珍生气說：“为什么？你尽闖禍，还問我为什么。”

理安倔强：“我还得去。”

陶珍：“你就这样跟媽媽說話嗎？好吧，你去，找爸爸回来。你不去？我去。”

理安迟疑了一下，下决心走，但是一出門，正碰上梅清回来。梅清看見陶珍怒容滿面，問：

“这是怎么了？”

陶珍：“你問他自己。”停了一下，“成天不讀書，跟

一群毛猴子上街胡鬧，打人……”

梅清也生起氣來，“你这么大了，还给媽媽添麻煩？惹事生非，是什么道理？”

理安：“我没有……”受了委屈的样子。

梅清：“你还不服气？（声音大了）你没有，人家为什么找上门来？你不念书了？”

正纹插嘴：“爸，他打的是小土豪。”

梅清：“不准出去！去睡觉。”把孩子们赶到后房去了。然后坐下来，抽了一支烟。

陶珍：“吃过饭了？”

梅清（摇摇头）：“不想吃。”

陶珍：“都是给你惯坏了。”

梅清（打趣）：“你不惯他？……”

陶珍（瞪了他一眼，意思是“又抬杠了”，然后）：“得管教管教了，这么大了……”

梅清：“好吧，你去哄哄他们，我还有事。”

打开手提小皮包，取出一迭文件。

陶珍回后面房间，看见理安伏在床上一哭；正纹对妈妈做了一个鬼脸。

（溶入）

清晨，陶珍发觉理安床上没有人。

（溶入）

（旁白）“第二天，理安不见了，我找得好苦。”

陶珍在问陆老师。

陆：“对了，前天他问过我，说十五岁能不能当兵……你可以请江先生去查一查……”

陶：“好，谢谢您，我去找找……”

（溶入）

軍營前面。陶珍在徘徊，看着進出的新兵，找不到理安，只能回頭走了。憂慮地走了一段路，後面有腳步聲，回頭一看，原來理安羞愧地跟在後面，手裡還拿著那根兒童團的棍子。

陶珍又驚又喜：“啊喲，你這個小冤家……”拉住他：“你，你，……到哪裡去了？”

理安嘟起了嘴：“媽，不是我先打人。”望着她：“小土豪罵人，丟石子，我不准他罵。”

陶：“好啦好啦，算媽媽胡塗，錯怪了你。回去吧，你……”

理安開朗地：“我想當兵，可是，（遙指軍營）這算什么革命軍？夏斗寅，反動派……”

陶珍連忙制止了他，帶着孩子走，輕輕地：“你這牛性子，還拿着這根棍子？”理安笑了。

（溶入）

陶珍在窗門口晒衣服。一樹春花在微風中搖動。

（旁白）“日子，很快地過去了。第二年春天，長沙的局面起了變化……”

（溶入）

會議室，七八個人在開會。窗外在下雨。其中一個人：“看情況，三十五軍是要叛變……”

梅清站起來：“現在只有一條路，立刻把農民協會武裝起來，先下手……”

第三個人搖搖頭“不，已經問過陳獨秀了，他回電說：不要莽撞，他正在和國民黨商談……”

另一人：“那我們就等着挨打！”

梅清（激昂地）：“商談！這是與虎謀皮。”

另一人（向梅清）：“你們總工會有多少人……”

梅清正要回答，远远的数声枪响。一个糾察队员满头大汗匆匆奔入：“街上已經戒严了，三十五軍的部队包围了东茅巷……”

众人嘩然

主持会议的人說：“紧急动员，老江，你立即召集糾察队准备抵抗。”

梅清：“对！“拿起一把雨伞，走了。

(溶入)

細雨中，路灯暗淡。国民党軍队在街口架起了机关枪，在检查行人。江梅清避路而过。

另一条街上，流氓地痞在撕标語；又写上了“打倒杀人放火的农民协会”之类的标語。

大街上，兵士荷枪巡邏。許多店鋪上了門板。

夜間，陶珍在家里拥着两个小的孩子等梅清。远远的枪声稀稀落落。正紋还要問东問西，陶珍将她制止了。

理安从外面打听了消息回来，性急地：“媽，总工会被烧光了……”

陶珍急問：“看見爸爸沒有……”

理安搖頭，說：“我去找……”

陶珍：“不行，乱嘈嘈的……”

正紋：“媽也，我怕……”

理安狠狠地：“怕什么，胆小鬼，去睡……”

正紋：“媽，他罵人……”

陶珍心乱如麻，制止了他們：“好好，正紋，你陪小弟先睡……”

正紋撒娇，扭着身体，不走。陶珍看看小鶴，他已經睡着了，正要抱他……理安拉了媽媽一把，用手指窗外：不远的地方火光冲天，正在燃燬。陶珍抱了小鶴到床上去了。

忽然，門啞然地推开，梅清和一个工人装束的人进来。正紋首先看見，要叫，梅清用手制止了她，然后低声而有力地問：“媽媽呢？”

理安：“在屋里。”

陶珍出来了，正要开口，梅清說了：“事情，你們該知道了，組織上決定，要我离开长沙。”停了一下，一下子大家都沉默了，对一起来的人：“老陈，望一下风。（然后）你們放心，他們抓我不到。（又有一点得意的笑容）我走了之后，老陈（指指在門外望风的人）会招呼你們，环境沒有安定之前，我沒法照顧你們。你（对陶珍）的担子重了一点，不过我相信你挑得起来。失敗是暫时的，不要怕，坚持下去！”

講完話，抱着正紋的脸，亲了一下；然后摸摸理安的头：“你是大哥，照顧弟弟妹妹，帮媽媽做点事，懂嗎？”

理安点头；正紋已經流下了泪。

陶珍想起似的：“給你拿几件衣服……”跑回房去。

正紋：“爸爸，你几时回来。”

梅清（苦笑）：“誰知道，也許很快，也許……”不講下去了“噢，小的那个睡着了？……”走到內房去。

陶珍把一包衣服包好，看見他去亲小鶴，低聲的：“別弄醒他……”

梅清亲了一下小鶴，陶珍把包袱交給他，还有一瓶丸药：“記得每天吃，別忘了。”低下了头。梅清用手把她的下巴抬起来，微笑：“你看，我沒走，你就哭了……”

陶珍赶快用衣袖揩掉眼泪，陪着梅清出来。梅清招招老陈，陈过来，梅清說：“認清了，过一天他来帮你們搬家……”他决然地走了。

陶珍、两个孩子望着梅清的背影。远远的火光仍在燃烧。陶珍的脸上—行热泪。理安拉拉她的衣服：“媽媽，进

去吧。”陶回头来看見理安的坚定的表情，激动地一把抱住了他。（淡出）

（淡入）（音乐起）劫后长沙。飞揚拔扈的反动軍隊在断垣残瓦的街上走过。墙上大标語：“拥护劳苦功高的蒋总司令”。

日清碼頭。膏药旗又升起了；門口有国民党軍隊和日本兵站崗。

秋深了。衣衫破烂的难民之群。

国民党軍隊押了三五个人走过；其中一人，就是陆老师。她昂然走着。

陶珍从一家小当鋪出来，低头在馬路上走。

（旁白）（从陶珍出現时开始，很低的音乐衬底）“梅清走了，这时候我才开始懂得他的工作的意义，觉得他的路沒有走錯。他走对了，我和孩子們得紧紧地跟着他，生活下去。……”

（溶入）

陶珍把一些香烟、麻糖之类的东西放在籃子里。

正紋和小鶴站在旁边。陶珍想了一想，給了他們一个凉薯。正紋带着小弟出去了。这时理安奔进来，扑在媽媽身上，用带哭的声音：

“媽媽：去找爸爸，我真受不了！”

“怎么啦？”

“陆老师……給抓去了，在八角亭枪毙了！”

陶珍一陣难受，撫着孩子的头，好容易說：“眼前这些事，我也很难过；可是，你爸爸沒安頓下来，咱們去了，不拖累他？忍耐点，这些事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懂嗎？”

理安嗚咽着，点了点头。

音乐又起。

——街边，陶珍提着籃子，在兜卖香烟、麻糖。